

海林文史资料

第一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林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三月

编 辑 说 明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惠及后代的重要工作，是一项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光荣事业。为了贯彻全国政协章程规定的“搜集、整理、编写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的精神，推动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政协海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出版内部发行的《海林文史资料》。

现在与读者见面的《海林文史资料》第一辑，是我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征集的文史资料稿件的部分选录。这些资料，对了解我县的历史发展，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对研究我县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和社会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作者受到个人经历、认识水平的局限，编者水平也不高，缺乏经验，所以本书难免存在史实不尽翔实，观点不够正确等错误。为此，我们热切希望读者和文史爱好者多加批评帮助，热烈欢迎提出补充和订正，以便把《海林文史资料》办好。

政协海林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老宁古塔史略.....	范垂政	(1)
沙虎古城.....	张呈文	(19)
吴巴海与巴海.....	李景宇	(29)
海浪河流域乌林答氏.....	李景宇	(29)
西周至隋朝时期的海林地区.....	张呈文	(34)
群力摩崖壁画.....	潘洪君 靳德君	(37)
民国前后和伪满时期的海林.....	仇庆林	(39)
七三一细菌部队海林支队始末.....	程吉思	(53)
海林群众自发的抗日武装——“八大队”	范玉国 李景宇	(65)
我所知道的横道河子.....	潘东生	(73)
侦察英雄杨子荣牺牲前后.....	潘洪君 吕乃俭	(85)
英雄虎胆 杏树劝降.....	范垂政	(98)
孙以瑾同志在海林.....	范玉国 依永贤 张士江	(107)
我和中岛幼八.....	梁志杰口述 仇庆林整理	(114)
海林地名的由来.....	秋 石	(125)
关于“威虎山”.....	李其山	(126)
宁古塔将军驻地旧城遗址简介.....	李其山	(129)
稿 约.....		(131)

老宁古塔史略

范垂政

在黑龙江省海林县境内有一条著名的河流——海浪河。这条河，在有些史籍中被记载为“骇浪”、“孩懒”、“海兰”等字样。其实，无论“海浪”或“骇浪”等，都是满洲族语对此河称呼的汉字音译。如用汉语意译——“骇浪”即“榆树”的意思。这是因为此河发源于“海浪窝集”而得名。“海浪窝集”的汉意为“榆树林子”。自清初起，在这海浪河畔，曾建有一座远近驰名、威镇中外的历史名城——宁古塔旧城。对于此城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清初在顺治朝任过工部侍郎的张缙彦在其所著《宁古塔山水记》中说：这宁古塔旧城内，“大帅公署在焉。凡钱粮听断，皆出于其中，朝廷有诏旨及军令，皆于是宣读，府部公移调发工匠及遣发迁谪者，皆于是稽察，解进参貂，或远夷朝贡，并于是奏报。官自梅勒以下皆治兵并理民事，不设令丞，凡朝贺拜牌，间用朝礼”。此城，是我国清朝政府管辖牡丹江流域、松花江流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以及外兴安岭一带、海东库页岛等广大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清初东北地区盛京（沈阳）以北的另一边疆重镇。

本文所述，着重从清政府在宁古塔旧城地方设治起，到宁古塔将军的衙署从“旧城”迁往“新城”（即今宁安县城）的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以前这一历史时期的概况。

宁古塔城的建造与迁移

经过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两代的经营，原明朝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所辖全境，全被清朝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宁古塔，就是清初管辖这一广大地区的首府。“宁古塔”是满语 ninggutai 的汉文音译。它最早见于历史文献上，是在一六〇八年（明万历三十六年）载于《满洲实录》。清政府对宁古塔军政机构的设置，一是为有效地管辖这一广大地区的内政，维持地方的安定，开发建设，征收税贡；另一重要目的是为防御外部敌人入侵，以保卫人民的安宁与国家领土的完整。为此，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一六二五年）便在宁古塔地方设置牛录章京（后改汉称“佐领”），由满人佳兴充任并率军驻守。随着此地军政事务的日益繁重，清太宗皇太极当政期间，又于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年）在宁古塔地方改设梅勒章京衙门。任命满人吴巴海为首任“镇守宁古塔等处梅勒章京”（后改汉称副都统）。宁古塔这座历史名城，即由首任梅勒章京吴巴海率领军民首创筑造。这便是史学界通称的宁古塔“旧城”。

宁古塔旧城，其具体位置在今黑龙江省海林县旧街乡古城村，亦即今牡丹江中游左岸支流海浪河南岸处。这里为海浪河流域较为宽阔的盆地之一，山环水绕，土质肥沃，利于农牧渔猎，水陆兼通，宜于大军屯驻。据《盛京通志》载：宁古塔旧城的建造，城墙分内外两重，内城为石城，高一丈余，周长一华里，东西各设一门；外城——也即“边城”，周长五华里，东西南北各设一门。墙基遗址，至今仍在。原筑于城东北角的炮垒，今犹依稀可见。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黑龙江省政府刻制的“宁古塔将军驻地旧城遗址”石碑，正式树立起来，明确规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附照片）



清政府于宁古塔筑城、设治、驻军以后，便把东海诸部归附来的人口，安置在此城四周“驻牧”或“披甲”为兵，代表清政府接纳边疆各地“敬呈”给清朝的贡品，从这里派出军队戍边或平定地方骚乱，抗击外敌入侵。有效地管理起

盛京将军辖区以北的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以及海东库页岛和尼布楚等广大地方。

由于“罗刹”（即沙俄，东北各族人民对沙俄入侵者的鄙称）不断“盗边”（即“入侵”），清廷出于就近利用水路，快速派遣运送部队以反击沙俄入侵的战略需要，康熙帝决定于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将海浪河畔的宁古塔将军衙署迁往牡丹江畔，即宁古塔旧城东南五十华里的宁古塔“新城”，这也就是今天的宁安县城。从这时起，宁古塔旧城光荣退休，俗称其为“旧街”。宁古塔“旧城”做为清朝各级章京驻地和治所，自一六三六年至一六六六年，前后共三十年。

至于此城何以“宁古塔”为名？其说不一：在清初康熙元年成书的——方拱乾所著的《宁古塔志》说，相传当年曾有六人坐于此处高地，满语称“六”为“宁公”，“坐”为“特”，因之叫“宁公特”，后讹传而为“宁古塔”。出生在宁古塔的先人子弟吴振臣在其《宁古塔纪略》中说，相传有兄弟六人，占据该地，满语称“六”为“宁古”，称“个”为“塔”，故名“宁古塔”。总之，这里并不是先有个什么“塔”，也更不是“塔被牛拱倒了”，才叫“牛拱塔”，转而讹为“宁古塔”云云。早时居于宁古塔的古入，对此曾有诗为证。前清附生栾钟喜在宁供职（法官）期间曾作有《宁古塔晚眺》一诗，其中有云：“地名宁古本无台”。

国防重镇与镇守将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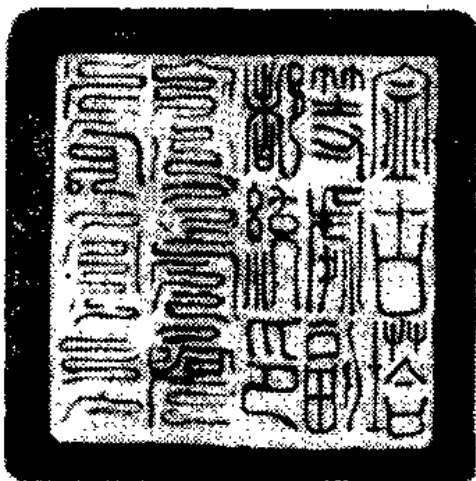
作为东北广大地区军政首府的宁古塔城，平时对内，率领各族军民“从事农牧渔猎采集等业生产”，按努尔哈赤的

遣训，积极进行“屯田积谷”（见《清史稿·太祖本纪》）。一旦遇有外敌入侵，便肩负起捍卫国家的重任。清初，我国对东北方面来犯的入侵者的抗击，都是以宁古塔城为大本营，并由宁古塔驻军的将领来组织和指挥的。如著名的一六五二年（顺治九年）四月四日在乌扎拉村痛歼沙俄哈巴洛夫匪帮的战斗，就是由镇守宁古塔的梅勒章京海色从现“旧街”处率军前往征讨的。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宁古塔驻军将领固山额真沙尔虎达率军一千四百人在松花江口，抗击杀人、放火、强抢貂皮的沙俄侵略军。沙尔虎达指挥四十七艘战船拦住敌船，用炮火将敌人驱赶到岸上，敌军五百人全被击毙或生俘，匪首斯捷潘夫当即毙命。（这便是我国彩色故事片《傲蕾·一兰》的历史背景。）一六六〇年（顺治十七年），沙俄一股匪帮侵入我黑龙江下游费牙喀兄弟民族聚居地区。宁古塔的将领巴海、副都统尼哈里、海塔立即率军往剿。在奇集湖北古法坛村一带用伏击的战法，狠狠打击了侵略者。在这些重要卫国军事活动中，宁古塔旧城一直是抗击外敌入侵的重要军事基地。向前线提供兵员，供给军械、粮秣、船只、马匹……皆以旧街处的宁古塔旧城为集散中心。后来，到宁古塔新城、于吉林乌拉设置的吉林将军和在瑷珲增设的瑷珲将军和将军衙署将领，大多数都是在宁古塔固山额真沙尔虎达手下充任过初级武官。如第一任瑷珲将军（后改为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盛京将军安珠瑚，以前都曾在宁古塔昂邦章京巴海手下担任过副都统。处于现今海林县旧街的宁古塔旧城，在组织各族军民，维护国家的统一，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的斗争中，做出过重大的历史贡献。

驻守宁古塔旧城的最高军政长官的职务及其称呼，几经变动。初时，称牛录章京（后改汉称佐领），崇德元年（一六三六）设梅勒章京，顺治十年（一六五三）改设固山额真，不久又改称昂邦章京，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始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首任将军由沙尔虎达之子巴海充任）。

宁古塔将军及其衙署，在从“旧城”迁往“新城”（今宁安）以后的第十年上，又于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从“新城”宁安处迁往吉林乌喇（即今吉林省吉林市）。不过，迁往吉林乌喇的将军，仍保留“宁古塔将军”的称号。长达六十年的康熙朝完全度过以后，直到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清廷才将“宁古塔将军”改称为“镇守吉林乌喇等处将军”。宁古塔“新城”在将军与将军府迁走以后，仍留“镇守宁古塔等处副都统”率军驻守，直至清末。

镇守宁古塔的将军，从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起，到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改为吉林将军止，先后共二十七任。镇守宁古塔的副都统，前后共七十三任。在这些将军与副都统中的沙尔虎达、巴海、萨布素、安珠瑚、海塔、尼哈里等人，都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他们在开发建设，以至守卫我国东北边疆的斗争中，都做出过



各自的重大贡献，至今还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怀念！

历 史 沿 革

驻守于今“旧街”处的宁古塔将军衙署所管辖的黑龙江两岸、乌苏里江以东至库页岛等在内的广大地区，上溯到很古以来，便是我中华民族祖先劳动、生息和繁衍的地方。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这里的肃慎族便向西周“贡楛矢石砮”，以表示臣服（《国语·鲁语下》）。《左传》记载周朝的四境时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汉代，肃慎又名挹娄，亦是汉朝的属国。三国时期，肃慎（挹娄）同地处北方的魏保持朝贡关系（见《晋书》）。南北朝时期，称勿吉。隋时称靺鞨。唐朝在靺鞨族地区设立了忽汗州都督府，亦称渤海州都督府。任命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还设立了勃利州、黑水府，管辖黑龙江下游两岸，东北方直抵鄂霍茨克海，又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流域设韦室都督府（新、旧《唐书》）。金朝管辖这些地方的机构为胡里改、蒲峪、恤品等路。元、明各朝代政府，也都有效地管辖这些地方。明朝政府在精奇里江口设立了爱和卫。总之，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这一地区，皆由建于黑龙江口特林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辖（《明史》、《明太宗实录》）。

入清以来，从努尔哈赤当政时起，便加强了对这一广大地区的管辖与经营。上述这一广大地区先是由设在宁古塔旧城的昂邦章京衙门统一管理。后来，由于军政、经济、民族、国防上的事务日益繁重，到公元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才把原归宁古塔将军管辖的亨滚河上源支流哈达乌拉

河、黑龙江北岸的毕占河以及东流松花江等河流以西之地，分出划为新增设的黑龙江将军管辖，而这辖区以东的地区，包括库页岛在内，仍归宁古塔将军衙署管辖。总之，这正如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清咸丰七年）指出的那样：“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是“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

宁 古 塔 的 农 业

宁古塔地方的农业开发较早，所产的粮食，除本地耗费外，曾对抗击沙俄侵略的前线做出过重大的支援。宁古塔的粮食生产，有功于国防，有功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

诚然，清初宁古塔地方广大农民所受的剥削也是相当残酷的。当时这里农业生产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是设置“官庄”。据吴兆騫发自宁古塔的一封信中说：“官庄之苦，则更有难言者。每一庄共十人，一个庄头，九个做庄丁。一年四季，无一闲日，一到种田之日，即要亲自下田，五更而起，黄昏而歇。每一个人名下，要粮十二石，草（喂战马用草）三百束，猪（肉）一百斤，炭一百斤，白灰三百斤，芦一百束。至若打围，则随行赶虎狼獐鹿。凡家中所有，悉做官物，衙门所有公费，皆来官庄上取办。……总之，一年到头……并无半刻空闲日子。”（见《归来草堂尺牋》）象这样的官庄，清初共有十三处。现知其名者有密将（今密江）、萨尔虎、沙兰、一朗冈、沙岭（今沙兰）、新官地等。另外，还设有南马厂、西马厂、牛厂。为了采用中原地区的较先进耕作技艺，顺治初年从关内迁来四十八户老民，分拨在十三官庄之内。这些“老民”和遣戍到此的杨越、金圣叹的家

属等“流入”，在提高宁古塔地区农耕、饲养、烧炭等农副业生产方面，发挥了传授技艺的积极作用。

清初顺、康年间，宁古塔地方只有旱田。成书于1662年（康熙元年）的《宁古塔志》说：“开辟来未见稻米一颗”。当时对耕地多以“晌”计。“晌，盖一日所种之谓也”（辽宁一些地方，至今仍称“一天”即牛马犁杖“每经一个晌午”，也就是一天方可耕完之地。后来，又称为“垧”。当时一垧地“收粮一石至二石”）。（见《柳边纪略》）据《宁安县志》记载的垧产：小麦二石五斗、高粱三石、大麦和燕麦三石五斗。所产的谷物，据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在光绪十七年二月进呈其上司的正式官方文书——《宁古塔地方遵文采访掌故事具造清册》中载只有七种，即：稷（俗称糜子）、黍（俗呼大黄米）、蜀黍（俗呼高粱）、粟（俗呼饭谷，米曰小米）、稗（米最甘、滑软）、元菽（有黑黄二色，黄色曰元豆、黄豆、大豆，黑曰黑豆）、玉蜀黍（俗称苞米）。清末，才见有荞麦、小豆、芸豆、绿豆、芝麻等记载。除此外，至于其它谷物，在康熙元年的《绝域纪略》中记有：“近亦有小麦，卒不多熟。荞麦亦堪与小麦乱也。”当时的耕作方式较为粗放。据《宁古塔山水记》载：“地广而民稀，开荒任地则获殖且倍，数年后地力已尽，则弃之，不以粪”。此籍记载宁古塔的“蔬菜则有葱、蒜、韭、芥、苣、蕨、扁豆、白菜、黄菜、菜菔、茄子之属。”《柳边纪略》载，这里山产有松子、榛子、酸梨，“有瓠李子”，“有糜子尾，即猴头、有磨菇、有黄菌、有山查子”，“川有鱼，不网而刀，月明燎火，棹小舟见鱼而撷之，有遮鳊，大可百余斤，有骨而无刺，如中华之鳊而其味更胜他鱼，亦随

地有之。”据清初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载，当时这里饲养的家畜家禽有马、牛、犬、豕、鸡、鸭、鹅。山上的兽类“多虎、狼、獐、鹿、狐、鼠、雉、兔。其草卉则有芍药、玫瑰、菱荷、菖蒲、慈姑、百合、萱草、石竹、水蓼、山丹、茭白之属”。“而药草则人参、黄精、野艾、沙参、防风、桔梗、苍术、白附、稀莩、益母、苍耳，其类甚繁。而材木则松、桧、桦、楸、榆、郁诸树，在乌鸡（即乌稽）者，千寻之材，不可名数。”可见这里一向物产丰富，水洁土沃，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清初许多著作中都将海浪河等江河水，称颂为清凉可口的“人参水”。饲养猪、鹅、鸭、鸡者也相当普遍。

但由于当时黑暗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粮食产量很低，粮价昂贵，民不聊生。仅以当时的地价与粮价相较，便可见一斑。康熙年间，宁古塔上等耕地垧价白银十两，一石粟白银二两，一石大麦二两五钱银子，一石小麦三两白银，而一石稗子谷白银五两。（见《柳边纪略》）康熙初年一次欠收，达到过“石米十金”（见吴兆骞《秋笳集》卷八）。宁古塔的一石是多少斤？《柳边纪略》说宁古塔的一石等于关内通州仓的二石五斗。《宁安县志》卷三载：一石小麦为五百十斤。可见当年宁古塔斗之大。

当时，当地向以稗米为最贵重，“非富贵家不可得”，平民以粟（小米）为主食，言说小米食后“长劲”（见《柳边纪略》）。

陆 路 水 路 交 通

国土内陆上的交通要道，有人把它喻之谓人体的大动脉。而实际，确系如此。国家中央政府与其所属地方政权的

联系，无论是政令布施，军务调遣，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等等，都离不开陆路或水路的传递。因此，自清朝于宁古塔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和部署驻军戍守时起，便在这里经营通往首都北京（途径吉林乌喇、盛京）的官道，还有通往呼玛尔、雅克萨、尼布楚、浑春、黑龙江入海口、海东库页岛等防地的水陆交通要道。

宁古塔至乌喇（今吉林市）之间的陆路，由宁古塔名将萨布素率兵丁于康熙十六年以绳量两次，自宁古塔西关至船厂（亦即乌喇，吉林市）东关止，全长九万八千丈。以一百八十丈为一里计合六百五十里（见《柳边纪略》）。在这条路上，共设沙兰、必尔罕、塔拉、额穆索、意里松、退屯、拉法、俄莫贺八个驿站，每站置有拨什库（汉名领催）一员，笔贴式（文书）一员，站丁二十至二十五名不等，牛马各备有二十至三十五匹（头）。宁古塔各级官员进京，对所经驿站上牛马车辆的使用，朝廷都有明确规定。康熙元年“题准”将军给车五辆，副都统四辆，参领、佐领三辆，骁骑校二辆，甲兵一辆见（《会典事例》）。如因公事差遣骑自己马匹至京者，由户部给予粮草。清廷对东北各地官员进京还规定了明确的到达日限。宁古塔将军限十二日，宁古塔副都统限十六日，三姓副都统限二十二日（见《宁安县志》）。

宁古塔地区的交通，除陆路外，还有水路运输。宁古塔将军之所以从旧城迁往新城，又由新城迁往吉林市的“三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靠近易于行船的水域。移于今宁安县城的新城，那是考虑到牡丹江水较海浪河水既阔又深，由牡丹江顺水而下，可达松花江、黑龙江——直至入海口。由于清廷制造舰船的兵工厂设在松花江畔的乌喇

（今吉林市），考虑到吉林调遣水军巡边或救边，比在牡丹江畔的“新城”更为方便，松花江比牡丹江水势更大，清廷遂于康熙十五年将宁古塔将军的治所迁往乌喇。水路交通，除战时临阵以外，在平时还担负着去往松花江和黑龙江中下游一些防务地段的军械粮秣，迁移家口、筑城屯田等项运输任务。清初，为保卫赫哲、使犬、使鹿诸部，每年在江河解冻前，都要遣军到上述诸处驻防。江河将冻，才派去船只将兵丁接回。整个解冻期各戍边小分队的军需物资，皆靠江上水路运输（见吴兆骞《秋笳集》）。

文 化、教 育 事 业

宁古塔旧城地区的满人同整个满族一样，很注重学习和汲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清太祖努尔哈赤本人，从年轻时便从多方面接受了蒙古和汉族的文化影响，他很早就能看懂汉文版的《三国演义》等。满洲文字，是在他主持下，由尼什哈等人按照努尔哈赤的意见，参照契丹、蒙古、汉等各族文字的标音、发声、书写，而创制出的。

宁古塔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自入清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新老满洲人积极汲取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结果，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原地区的许多汉族文士来此活动而促成的。据《宁安县志·卷一·凡例》中说：“宁邑近今人文蔚起，迹其文明输入，断推清初迁谪诸贤。”自清初顺治年间，宁古塔便成为朝廷“罪人”流放的地方。许多有学识的文士，如杨越、吴兆骞（字汉槎）、钱威（字德惟）、祁班孙（字奕喜），张贲（字绣虎），陈昭令……，和被朝廷罢职、废黜的官员如清朝工部侍郎张缙彦、少詹事方

拱乾、御史方享孝、弘文院侍读学士方葵冈、巴州令叶之馨、总兵许康候等等，先后被“滴戍”或“遣戍”到这宁古塔旧城。这些人士到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的人在“经馆授徒”；有的被宁古塔旧城中的达官、贵人延请到家中，为教授其幼童学习汉文，而做起了“家塾讲师”。江南著名才子、举人、诗人吴兆骞流放到此以后，从一六六五年便开始到宁古塔将军巴海家，任家塾的讲师。这些文士和文宦们，时常相聚，赋诗、填词、角韵、作画、对奕、抚琴、吟唱、论史，甚至在宁古塔还结成了“七子之会”（即诗社），每月集中活动三次。所有这些，对传播中原文化，加速民族的融合，开发边疆的文化事业，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康熙帝一向注重文化、礼义的教养。起初，他对呈自宁古塔的一些奏章文笔的鄙陋，是颇为不满的。对这一点，作为宁古塔军政首脑的将军、总管也是早有知闻的。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他们除了聘请“流人”中的名士（其中有只精汉文者，也有满汉文皆精通者为其幕府的“笔贴式”（即书记）为其代笔以外，也着手开办了“官府学房”。在康熙帝的直接关怀下，正式批准在宁古塔设立官办的“满洲学房”。并亲自审阅了由尚书常寿、查朗阿为宁古塔“满洲学房”编写的1则教材。还特为这学房命名为“龙城书院”。校舍由官府出银建造、维修。由政府任命“教习笔贴式”主持讲课，由府库供给俸银。就学的学员，也有明确限额规定：八旗各佐领（军事单位）各送适龄学员六人。

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冬，宁古塔将军及其衙署从“旧城”迁往“新城”（即今宁安县城）时，仍有一些文人留在宁古塔“旧城”及其附近的密江、萨尔浒等地。就是离开这座旧

城已定居到别处者，也时常来此留连。在宁古塔流人吴兆骞的诗集《秋笳集》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如其中的《自密将（江）夜归登旧宁古台》、《九日登东山忆甲辰此日同冯炳文侍御游睡河上，钱虞仲、茂才以五言长律相赠》（甲辰年即康熙三年、公元一六六四年，“睡河上”即指今海林县旧街旁的海浪河，其中的钱氏兄弟皆为江南学士，因“通海案”遣戍至此）、《密将山晚归柬陈卫玉、冯玉文》等多篇，都说明这里住有许多从中原来的文士，并与住在别处的文士时常来往，不断相互赠诗、唱和。谪居这里的官吏和文士们还写下了一些著述。张缙彦在宁古塔的著作有《宁古塔山水记》、《徵音集》、《域外集》、《归云轩稿》、《怀旧诗集》、《杜诗分类》等；张賁有《白云集》；方与三《其旋堂诗草》；方拱乾《宁古塔志》；吴兆骞《秋笳集》、《归来草堂尺牍》、《词赋协音》；姚琢之《唐人诗略》等等。无疑，这对宁古塔旧城地区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流民——开发宁古塔经济的主力之一

如果说“流人”在开发宁古塔地区的文化、教育等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那比“流人”数量更多的“流民”，对宁古塔地区的经济建设所发挥的作用，则更不容忽视。由于明朝末年，关内连年兵荒马乱，百姓叫苦不迭，民不聊生，于是有大批不甘困死的平民，冒险流入关东地方，隐居于山林，垦荒种地，谋求生存。据史书记载：到一七四六年，出关的流民已达数万。一七五〇年宁古塔地区内的流民